

法網

丁玲女士創作

趙家璧主幹
第一叢書第三十四種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一九三二，四，十 付排
一九三二，四 二一 初版

400

所 版
有 權

一 實
角 價

黑的時候散了工，大夥的人從一個鐵門裏湧出來，像潮水似的，在一個潰了的堤口邊。顧美泉推着前面的人，又被後面的人推着，也從這裏擠出來了。到了街的中心，才吐出了一個氣。認明了方向，於是又從人裏面倒拐了過來，朝一邊不遠的一個弄口走去。鵝卵石的路上，經年是濕潤潤的，又常有些爛泥，黏在那上面。弄口有點黑，矮矮的，他剛走到那裏，便從斜刺裏挨上了一個人來，他偏頭去看，看見在他老婆阿翠的臉上，含蓄着好些高興的微笑。他問道：

『燒好了飯？』

『噫，燒好了，有一條鯽魚。』

弄裏的房子，像鴿子籠似的密密的排着，一小間一小間的，他們走過了好些排，有人碰着他們，喊道：

『老顧！回家麼？』

美泉笑着點點頭，常常掛在額上的頭髮搖了一下。於是問的人看一下跟在他身邊的老婆，便做一個鬼臉走開了。

○ 走到第七排房子，他們轉了灣，於是阿翠又湊上那高興的臉，低聲說道：

『隔壁樓上搬了一家人來呢。』

他望了一下她，便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一根香煙燃着，走進了屋子。

老婆殷勤的圍着他，脫了污髒的工人衣，在一個木盆裏把手腳也洗了。喝過了水，嚼着未完的香煙頭，伸腳躺

在木椅上，那整天都爲工作弄麻木了的四肢，開始覺得了疲倦，於是她哼着家鄉的小曲，輕輕的搖着自己。

後樓上的一個小孩，三歲大，聽見了他的聲音，便從又陡又窄搖搖欲墜的樓梯上摸了下來。阿翠在梯口學着湖南話快樂的說道：

『狗牙崽，喫飯沒？伯伯回來了，伯伯買得有糖，快點去。』

『沒喫，等爹。爹爹：沒回來。』狗牙崽伶俐的回答着，便輕輕的摸到他們的房裏了。

這時房裏已經黑了下來，狗牙崽摸到了他身邊，他把

他坐在自己身上，他學着狗牙崽唱：『紅鳥兒，綠尾巴：

……：……』

飯搬來的時候，小美孚燈也點上了。狗牙崽坐在他們

的旁邊，看他們吃飯，手裏拿一塊蘿蔔。

後樓上也在燒飯，一陣陣的辣椒味噴了過來，阿翠連連打着噴嚏。狗牙崽不怕，他已經能夠吃一點辣了。

「湖南人討厭，歡喜吃辣椒。」阿翠一邊用袖子揩眼淚鼻涕，一邊望着小孩說。

「湖南人討厭，」狗牙崽學着說。

阿翠又笑了，却又轉過臉來，說道：

「隔壁搬來的是同鄉呢。」

狗牙崽的爹爹也回來了，從後門進來，伸進一個頭望望了他們，吃過了酒，紅紅的臉，阿翠忙讓着說：

「張大哥，吃過了飯麼，進來坐坐，他在家閒着呢。」

帽子斜斜掛在後腦壳上的張宗榮，帶着一股惡劣的酒

氣，便跨進來了，狗牙崽看見爹爹那樣子，聲也不做，便從凳子上溜了下來，向後樓上去。

「小王八蛋，狗婆養的，事不會做，喫是會喫的，前面小李雜種又問我要糖錢……」

失業了半個多月，把生活全靠在在香煙廠做工的老婆身上的張宗榮，近來又染上了涵噤，常常偷着衣服在外邊換酒吃，回家來罵人，比起不愁伙食，剛剛討了年輕老婆的顧美泉來，脾氣自然醜劣得多，但是正因為這一對夫妻很和氣，所以倒常常慰藉了這同居的一家，而且更因為阿翠非常喜歡小孩，所以狗牙崽在他媽一上了廠，大半就跟着阿翠在一塊兒混着的。

顧美泉知道張宗榮又要罵人了，便又掏出一根香煙來，往他口上一塞，說道：

『牙俐不要愁，唱一隻山歌吧！』
『不高興。』張宗榮用力吸了一口煙，把帽子拿了下來。

可是顧美泉把飯碗一推開，却逗着他唱道：

『姐兒生得白又白。』

郎哥生得黑又黑……

於是張宗榮不覺得把身子也側過來，用粹眼瞅着這快樂朋友也唱起來了：

『黑墨寫在白紙上，』

你看台色不合色？』

阿翠一邊收着碗盞，一邊含着微笑。而顧美泉却推着張宗榮上樓去了。

弄裏是瀰漫着煤煙，柴煙，小孩們叫着，哭着，女人

們大着額子罵着，打着，尤其是本地女人，縱是在平日講着話的時候，也像是發氣似的，這漢口女人的聲音。

顧美泉又燃着香煙，靠着，看阿翠在小房裏來來往往做着一些零碎的事，阿翠又說道：

『隔壁搬來的，好像還是新嫁娘呢，年輕得很，手上有一顆戒指呢。』

他聽着，望着她但是不答她，於是她又說：

『我真高興得很，有一個同鄉在隔壁真好，說話懂得，脾味也懂得，談談家鄉，白相白相好多了，這些湖南湖北人，都油腔滑調，凶末凶得來，人雖說好，總不合味：』

她發現了他並沒有很注意聽她的，有點惱似的又說道：『啥格事，不理我末？』

『聽着的，說下去呀！』他又悠然的吸了一口煙。

後樓上的狗牙崽哭起來了。他媽罵着，也帶了哭的聲音。於是阿翠又說道：

『他們真可憐，他娘告訴我，她們小的時候，在湖南鄉下種田，很快樂呢，但是後來一天天窮了下來；一年旱，一年水，存身不住，才跑到漢口來的，做了好久的碼頭工人，因為太苦了，後來才又到肥皂廠去，她也進了香煙廠，倆家頭辛辛苦苦只想掙兩個不回去，誰知錢沒有掙得，人却累死了，她張大哥把生意一歇下，倒靠在她一人身上，做了廠裏的事，家裏就弄不過來，我有時看不過，便也替她洗洗衣服，看看狗牙崽，她倒也常常謝謝我的。她張大哥就找不到一點事做做麼？』

找事做，不容易呢。前面王老七不就有三個月沒有工

做麼？他老婆天天到街上去討吃，可是討吃的又太多了，想把錢的人也就不把了。今年的水漲得太大，逃荒的人太多。冬裏還不知道怎樣呢？』

阿翠這時却想到家裏了，好久沒有接到家裏的信，不知道家裏的水怎末樣，自己是嫁把顧美泉跟來漢口了，衣食倒免強可以過去，不愁什麼，可是家裏呢，說到上海去的，也不知怎末樣了……

顧美泉呢，雖然說到大水，說到找工做不容易，可是却反而意味着眼前自己比較過得去的生活。因爲在他一生之中，從做學徒起，每天每夜都在鞭撻裏拖出來，做了長時間的不拿工錢的伙計，好容易才掙得現在每月二十五元的鐵匠的位置，又討了老婆，阿翠性子好，樣子也好，而且……她好像是有了身孕了。

二

吵吵吵吵的，又夾着潑潑的水聲。阿翠同隔壁的王婆在後門口洗衣服，木板刷子用力的在一些髒布片上擦着，一些灰色的，藍色的，黑色的衣服，在皂角的泡沫裏，便稍稍變得乾淨了一點。這時弄裏只有一些小的小孩掛着鼻涕蹲躅着。大半的男人和女人都上廠去了。似乎已安靜了好多，阿翠看見王婆婆的兩隻抖戰着的手臂，而且她常常把水弄了出來，把地下弄得交濕。她的大孫女又一跑兩跳的用洋鐵罐在街上盆一些井水回來，沿路也潑上一些水，阿翠只好說道：

『你這樣老了，手沒定向，也沒有力，怎末洗得乾淨？我看你少洗點吧，一天到晚手都泡在水裏，皮都白了，』

這幾個不賺得太做孽，你兩個兒子還不該養活你嗎？三個銅板一件，有什麼洗場，我們無錫城裏聽說是要幾分呢。

『小嫂子你哪裏懂得，過幾天天氣冷了，衣服就少了，我眼睛花，不是也可以找點縫補，捺捺鞋底。兩個兒子中什麼用，他們自己還難飽呢，媳婦不死也好點，孫女兒兩三個，除非我閉了眼，二脚一伸，就只好不管了，活着幾根老骨頭總不想累他們，洗衣服雖便宜，但是好在他們也不很計較乾淨，可以媽媽虎虎，兵大爺們有些時候就這麼是很好說話，一天有十來件，二十件，糧食不就在裏面了嗎？』

阿翠覺得她話很有道理，心裏計算了一下，假使一天三十件，三三得九，九百錢，五天便有一塊錢，一月也就

是六塊了。自己年紀輕，趁眼前弄兩個不留着等生小孩的時候，也可以多買點東西。於是她便又問道：

『王婆婆！你幾時也幫我弄一點來好不好，我也想接點來洗洗呢。』

『好的，你也做這個苦差事嗎？我看還不如找點針線來做，我以後替你留意好了，只是近來找針線也難了。有些人家針線不肯拿出來做了啥，街上縫窮的婆子又多，都是鄉下逃水荒來的，她們只要有半碗臭稀飯就肯坐半天替別人補補連連，把我們平日的生意都搶走了。』

聽到水荒，阿翠又想到家裏，於是又說道：

『我只以為我們家裏廂漲水，怕人，那裏曉得到處都一樣，昨天他告訴我，說江那邊又到了幾萬，還殺了好些說他們不安分，鬧了亂子，王婆婆！你們湖北同我們家鄉

真不同，我們那裏沒有聽說過亂殺人的。這裏漢口成天砍頭，年輕輕的學生子，也就那末抓去砍了，真怕人……

『世界是這末一天一天的變了啥，比長毛時代還不如，一定還要大亂的，不是不會安靜。這些窮人子。餓死到臨頭了，怎末得不造反，我假如年輕些，說一句笑話，我還不安分呢。……』

『媽媽！糖糖！』狗牙崽這時從弄口轉到了這裏，滿手都是黑泥，舉着一顆黑紅色合了薑汁的糖。

『好，小傢伙，什麼時候你摸到外邊去了，小李這雜種，等下你爹爹回來又要打你了，你這時倒快活，王婆婆！他爹也是混蛋，找不到工作，怪老婆兒子嗎，成天灌黃湯，我若有這末一個男人，我只好上吊了……』

「怪不得他，到了那一天就沒話說得了，肚皮逼着人，又不能搶，一肚子怨氣，只好找老婆出。就可憐我們女人家，哪個一生不是在委屈裏拖過來的。我不是一樣，年輕的時候，挨丈夫的打，那個老傢伙真不是人，到底他死在我前面；現在這兩個雜種也不是好東西，動不動就找我不出氣，罵起來像罵狗一樣，遭雷打的一些傢伙，可是，唉，自己的兒子，想想他們也沒有享過福，也沒有沾過做娘老子的光，還不是讓他們算了，窮人子們講什麼孝道禮節……」

阿翠聽了這些話，有點覺得悽慘。她的娘也是常常眼淚掛在臉上的，而且現在還不知到底流落在什麼地方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那個新搬來的年青女人，便從樓上走下來了，她用一口上海話問道：

「老婆婆！啥格胡堂有水賣，家裏相冷水也嚙沒，不放便來呢！」

王婆婆不懂她的話，笑着望她，搖了搖頭。

阿翠看見她的花格子布短衫，黑洋布褲，褲筒有點大，灰色的鞋子，和梳得光光的頭，她覺得非常滿意，她笑着說道：

「阿姐，王婆婆不懂你的話的，我剛剛來的時候，也是一樣，難過煞了，你是無錫人吧，我是東鄉的。」

小玉子意外的得了一個年輕的同鄉，塗了下等雪花膏的臉上，也露出大的笑容了。她高興得有點叫起來似的說：

「你是東鄉的嗎？我是南門外的，你來這裏多久了？你住在隔壁？哈，快活殺哉，你天天過來白相呵！」